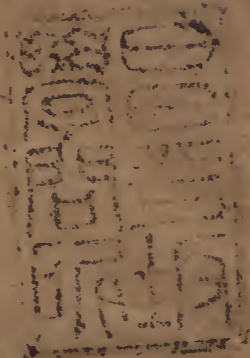


四書齋 十八之廿



				漢書門
		八	五	
		六	八	
		五	五	
六	七	五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明	門
二	八	漢	
七	五		
函	八		
二	六	書	
一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85
冊數	6 (6)
函號	277 197

四書廿五卷 共六



四書斷卷之十八

武塘周心岷永瞻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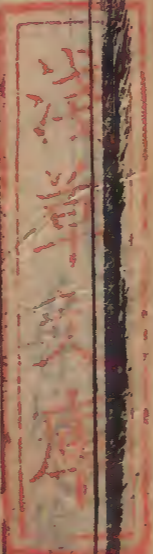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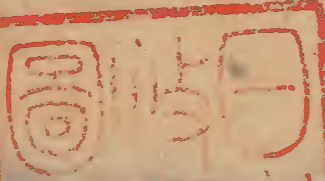
門人蔣光祖孝培氏參訂

孟子

萬章問曰舜往章

五節

此章不是擡高舜之大孝只發明舜之心不過是終身不失人少則慕父母之心便是大孝首節怨慕未可說明直到夫公明高至於我何哉方答明得怨字蓋舜之心視父母未有不我愛者故曰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而已矣三字是說子職外原無一些好處不是說我竭力已盡了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何哉二字是說在我必有箇不好處若一日不在自心上尋求箇子職



未盡之罪出來便是惹了孝子之心不若是惹也此孟子又從公明高意中推原出舜之心如此帝使其子節是述舜之實事以見怨慕之心不獨歷山時爲然卽登庸後其心常自如此事之者就之者遷之者作三段逼下總要反照出如窮人無所歸一句此句前應怨慕後應憂字最爲迫切天下之士節又推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兩節一串說人少則慕父母六箇字方單提出慕字的本原以見聖人與常人同是箇赤子之心特常人不能不因物而遷聖人只是到底不失所以終身慕父母耳五十而慕卽終身意若人人能守少時一幕便是人皆可以爲堯舜

萬章問曰詩云章

四節

此章前兩節論舜之娶及堯之妻後兩節論舜之待弟皆以人倫之變原聖人之心故總註云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據尚書所載舜側陋時亦既烝烝又不格姦則其娶已在歷試諸艱之後萬章所述事不必其果否孟子特就事原心隨問隨答以見舜之心視父母未有不我愛者則廢大倫必非父母之心視其弟未有不愛兄者則鬱陶忸怩正是愛兄之道發見處故告則廢大倫以懟父母則便以不告爲天理之常象憂則便以憂爲天理之常象喜則便以喜爲天理之常曰誠信而喜之見得聖人只是一箇誠絕無別樣念頭夾雜何處容此一僞帝之不告其心一舜之心

萬章問曰象日以章 三節

此章以仁字為主親愛是仁之實富貴是親愛之實封之是富之貴之之實舜流工共四句在萬章口中只為誅不仁引例以明象不該封孟子先以仁人之於弟六句言仁人大概如此而後以封之有庠四句言舜之封象猶之仁人之心不知有前此怨怒并不知有後此之暴彼民也此兩節是說明封之

末一節乃解放字雖言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暴彼民以釋有庠之人奚罪之疑然雖然一轉原欲象無吏事之拘得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舜之心并無禁他暴民之意則惟有親愛之而已矣引書不及貢以政相連作一句讀言不待諸侯朝貢之期以政事

接見有庠之君所以得常常而見之也

咸丘蒙問曰語三章 四節

此章專為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兩句不經之語發出兩段議論自堯老而舜攝至二天子矣是說必無臣堯之事自普天之下至末是說必無臣父之理而其要只在堯老而舜攝一箇攝字便斷定了舜典所謂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一件大案以見雖堯禪舜而君臣之常勿以易也曰堯老而舜攝則堯在時舜固未嘗為天子矣又引堯典及孔子釋堯典之言說到堯崩之後原以天子之禮待堯以証無二天子則益信堯在時舜未為天子堯何由北面而朝之

第二節咸丘蒙說詩既謬則只消與之解詩而非臣之疑自釋北山之詩辭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志也猶之雲漢之詩辭也憂旱志也若不以意逆志則以辭害志者多矣至第三節方以孝子之心正斷之孝子之至四句猶泛說至字是窮其心之所至下四句方貼舜說兩箇莫大乎下一箇更難尊猶是身後可追養則雖帝王亦有親不逮者故惟舜則有尊親養親之心兼有尊親養親之事所以爲尊之至養之至可見舜爲天子唯有尊其父養其父必無臣其父之理引下武之篇亦概指尊親養親之心以見孝不同而思無不同此則字不是板定樣子若泥武王所以孝文王者與舜相形便有不同處矣引書禹謨篇猶所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見得父反見化於其子此父不得而子之語所由來也此句輕

萬章問曰堯以天下章 八節

此章是一篇絕奇絕大文字第一句禛頭一翻說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以下皆發明此句雖以天與爲主却以人與驗之非如後世矯誣之說章內行與事二字是有天下的根本集註謂行之於身爲行措諸天下爲事包德業在內所謂薦之於天者薦其行與事也暴之於民者暴其行與事也百神享之享其行與事也百姓安之安其行與事也通章五問五答若一言道破只消首兩節便已說完乃第三節把天與之者故意作諄諄然命之一難以下

遂層波疊嶂又生出三箇問答許多議論直待使之主祭兩段一箇也字收煞見天與之者全在民與之方發明得天與的意方發明得天子不能以天與人的意此處已結前說
舜相堯一節乃專為後世藉口天與而其實是篡者立萬世之防故又引舜攝位之久與位之時迫於朝覲訟獄謳歌者以見唯人與之若此故曰天也引泰誓即根上文朝覲以下一段以証天與必視民與正見得天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萬章問曰人有言章

七節

此章以天與賢四句為提綱以啓賢能敬承一句為定案蓋賢在賢則與賢賢在子則與子是天之與賢與子一而已矣首節以舜

薦禹而民從之者為天與賢一箇成案以引起禹雖薦益而民乃不之益而之啓則天之與子可知矣然必待第二節方發明民之所以從舜而不從益之故全在子之賢不肖而相之歷年多少特帶說莫之為而為四句推開說以見天意自然如此天與命本只一理命即包在天之中集註云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則以天為總主而以命為交付於人身上說天如家主一般家主大概無私意厚薄但在童僕即使同一職任各有遭逢不同便是命該如此故樂天知命者正是樂天之無私而知我各有命也不是自家做成故曰莫之為而為不是有因而至故曰莫之致而致此處已答完了正意

匹夫繼世兩節又相承說下匹夫一節是引起話頭歸重在天不輕廢繼世以補出箇萬世之防伊尹相湯一節是述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見得天不輕廢太甲所以伊尹不有天下周公一節是推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亦以天不廢成王之賢故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三句照本節文義則周公是主照章旨則益是主通章唐虞夏殷周俱已包括故又引孔子曰一節作一總結其義只指天與為義禪繼二字正與前與賢與子照應

萬章問曰人有言章 九節

此章拏定了堯舜之道為伊尹本領蓋因後世功名一流原不知有道義自謂幹得幾分事業便藉口古人小屈大伸以自為地步

此伊尹割烹要湯之說所由來也故此章喫緊處全重非其義也兩段是就樂道內想見其為人如此凡人亦有大節不虧而不矜細行者亦有兢兢小節而臨大事不及持者俱非大任之器故必須平素辭受取與無大無小一於道義而不苟則一生有為有守其素所蓄積已定所以第三節第四節第五節竟就湯聘時述尹之言以驗其出處前一箇吾豈若見得樂堯舜之道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此即後面或遠或去的意後三箇吾豈若又見得樂堯舜之道空言不如實事此即後面或近或不去的意兩節一串說下而其所以必欲親見之者正以天意所在不得而辭耳天之生此民一節又述尹之所自言者以申明應聘之意是欲以斯

道覺斯民非若後人揣摩當世之務圖度所以親見之術也故第六節卽就尹之言推尹之心謂其思如此故其任如此思字亦從樂道來此處已把伊尹本領說完雖已見得必無割烹要湯之事却未點破

第七節吾未聞以下乃專照要湯補出潔身一說此是概論聖人以証伊尹必無割烹之事不是以伊尹証聖人之潔身或遠二句側重近與不去一邊以明聖人之行不同聖人之道則一故第八節并將要湯包入道內蓋卽就上節聖人之行斷之潔則不要要則不潔其非割烹要湯明矣末節又引証伏羲救民以明其自任如此

萬章問曰或謂章 四節

此章斷孔子不苟所主以平素安於義命者斷之自於衛主顏讎由到孔子曰有命是孟子述其事述其言曰有命便破了主我可得一句孟子以爲卽此便見得孔子平素進必以禮而不輕進退必以義而勇於退其所以難進者謂得之有命存焉其所以易退者謂不得有命存焉故安之也若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義當退而不退則無義命不當得而侍其得則無命矣此處只消用義字不必以義該禮

不悅於魯衛一節因孔子去衛適陳時方當阨而猶擇所主此亦是証平素不苟主的意思又因貞子而紀其始爲宋司城今爲陳侯

周臣不過發明貞子之賢以証孔子擇主的意俱是以客形主不重敘他事末節言人品各以類從則近臣如癰疽侍人其所為主必無孔子豈遠臣如孔子而所主乃癰疽侍人乎上句伴下句說

萬章問曰或曰章

三節

此章頭緒從百里奚不諫一句看出智字來從智字又生出賢字來百里奚食牛事亦不必諱只是好事者以為是要秦穆公借此大開箇枉已捷徑耳第二節是敘事其敘晉之假道宮之奇諫特引起百里奚不諫一句末節是斷語前四段說智後二段說賢而此節頭緒又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第一段為承上起下一箇挈領唯知其不可諫而遂不諫知其不可諫便知其將亡而

先去之此兩箇智字是從知虞公之不可諫來而其所以去之秦者是知穆公之可以有行也而相之則又從知亡者而知興又生出一箇智也至因相秦之功業而以賢歸之又說賢者必不自鬻以成其君可見百里奚其始窮困則有之只不是以要秦穆公故曰好事者為之也

孟子曰伯夷章

七節

此章照總註作兩段議論解自前五節列敘四人而趕重到孔子聖之時而因以集大成斷出孔子所以不同處此註所謂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是也至末節方發明聖由於智此註所謂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

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是也

凡造其極而無勉強者皆謂之聖但偏全不同集大成是借用字面故下文遂以樂之大成金聲玉振釋之可無疑於大成矣又就金聲玉振而以始條理終條理釋之可無疑於金聲玉振矣然後因始條理終條理而復挽到孔子之智聖可無疑於孔子之謂集大成矣始終只是一箇條理始則條理皆始終則條理皆終故謂之集大成智與聖雖貼知行然知行是用功名目智聖是知行已成各目兩箇事字只是一箇地位非工夫此處且以兼全平說智管則巧二句又譬喻出智聖二字亦明明借用射之巧力字面故下文即以由射於百步之外三句發明巧力以見智聖所以似

乎巧力者正如由百步之外射去其至是力其中是巧故唯孔子之全德由於智之至所以行之盡也專主孔子說而三子自見於言外

北宮錡問章 九節

此章從諸侯去籍發論故每提天子二字為主以見周之盛時爵祿自天子出內外相馭大小相維尊卑隆殺截然不紊首節一問一答見周室猶在人心以下七節作班爵班祿兩大截看兩截內又各分兩段以天下言之則以天子統公侯伯子男為五等專主為君者說此封建之典也所以內外相馭而體統正以國中言之則王畿以天子為君統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為六等侯國以諸

侯爲君統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爲六等皆兼君臣說此命官之制也所以大小相維而各分明此一節是班爵一截

天子之制一節是班祿之通於天下者此一節與前天子一位凡五等一段對天子之卿一節是班祿之在王畿者大國次國小國三節是班祿之在侯國者此四節與君一位凡六等一段對王臣之尊亦居重馭輕之義言其受地所得之祿視侯伯子男而非世受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地故畿內之田不憂其不給不言公者公侯皆方百里也不言中下士者當視附庸也此亦言其畧之意國有三等雖皆以君十卿祿提起然君之祿上文已言過此專以臣言之卿祿本厚若不因國爲隆殺恐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

以下其祿寢薄無可更殺照君十卿祿文義說下句句是從上及下則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句是主下士說祿足以代其耕句乃主庶人在官者說蓋下士一位本列在班爵一等是已仕之臣不可泥無田爲未仕者則下士之祿當定於百畝而庶人在官者事有繁簡則祿宜有差故末節特以農之勤惰分作五等單發明祿足以代耕之義已上五節是班祿一截

末節本旨只爲庶人在官者定制祿之差但從此推之則知凡祿俱出自公田故集註因田計食大概以開方法方里爲井以百畝食九人積之凡天子之制以下其祿多寡皆準諸此其不皆授田而其受祿之數亦準諸此矣故云提封萬井封建與井地相表裏

之說以此

萬章問曰敢問及章

六節

此章重及其德末節尊賢正是及其德也又必如王公之尊賢方是尊賢集註謂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是立言大意但看孟子文章鑄局處却以及也者及其德也一句先斷定了主意及字指我去及他便專見得他重了我有何可挾二挾中挾貴尤易故下獨詳之孟獻子以下三節層層翻上忽然以然終於此而已矣作一轉筆言旨王公之尊賢便更上一層舜尚見帝一節正是王公尊賢之証隱含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在內末節貴貴是客尊賢是主然此處尊賢二字既在王公尊賢

之後便不止是泛泛敬下之說蓋通章注意在王公之尊賢也義者謂理所固然無可輕重

萬章問曰敢問章

七節

通章主交際說前五節論交際有可受之義而折衷於孔子後二節卽以孔子之仕發明可受之義一氣貫串七節內八問八答各就問答爲義第一答曰恭也是答交際之心爲恭第二答曰故弗卻也是答卻之之心爲不恭第三節答曰斯孔子受之矣是答不必卻之而以他辭無受已上三節皆言交際之當受

第四節第五節萬章又看得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之不義猶禦也君子不應受其賜故設一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引起下節孟子第

四答曰如之何其受之是言不待教而誅者乃三代相傳不煩辭說今尚昭然以答受禦一說至謂諸侯之取民爲不義則既與不待教而誅者不同則王法上說不去且必推其類至於義之盡而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皆盜究竟與真盜有別則公論上亦說不去故又說到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仍應前斯孔子受之之意此處已答完了交際之當受矣

第六節萬章忽就孔子提出一箇道字來換了交際二字一步緊一步曰非事道與遂答以事道也曰事道奚獵較也遂答以先簿正祭器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以示本正而其弊自革正是以道變俗作用曰奚不去也遂答以爲之兆也必待兆足以行而

不行而後去故未嘗有二年淹留則總見得去非得已第七節復申明孔子之仕有三件此亦根爲之兆說來見行可一件上文已言魯事是仕魯實事至不得已而又有際可公養兩件此兩件明明屬交際事了推此則交際皆是爲之兆之心矣事道道字最重故集註謂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謂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蓋以聖人之去就以行道爲本而特借交道接禮爲之兆此方是本論

孟子曰仕非爲章

五節

此章禱頭提一仕字此爲當時仕者但知居尊食厚而不行其道者發首句說仕非爲貧便單定末句行道意而有時乎口氣猶云

沒奈何有此一項則但可揀箇職之易盡不至虛糜其祿者爲之
是爲貧之中亦隱然有箇恥字不容泯滅與由他笑罵者不同故
下文引孔子斷之以見委吏乘田之位雖卑而會計當牛羊長便
是委吏乘田所當行之道只看兩箇曰字及而已矣三字又卽是
下文不言高的意委吏乘田且如此則立乎人之本朝益不容於
曠官矣恥字通上文來見虛其尊且富者更甚於卑與貧則恥字
比罪字更當不起

萬章曰士之不章

六節

此章本意是欲國君知養君子之道而能養全在能舉前三節言
士之所以自處其不敢託者不敢以諸侯自處餽之則受者以氓

自處賜之則不受者不敢以臣自處士遊他國而不仕與民遊他
國而爲氓同此主不仕者說故換了周字賜是因能授任而與之
常祿故與餽不同

但其受餽亦必須餽之有道故引子思卻餽一事爲例已上皆在
士身上說悅賢不能舉三句孟子方轉出本意來其意便重能舉
在人君身上說矣故第五節仍以子思卻餽之意說明養君子之
道末節引堯之能養能舉者以見必能舉方爲能養故以王公之
尊賢結束

萬章曰敢問章

九節

此章總發明不見諸侯之義只往見不義也一句便斷定了不可

召意禮義二字正是不可召的本領首節但問不見諸侯則士當引庶人之分自處指出禮字來第二節問召之則不往見之則士又不以庶人之職自處指出義字來此卽爲後面義路禮門伏案第三節突提且君之欲見之也二句振起通篇全勢存疑謂孟子自設問答以見所以不可召者皆在君欲見之四字內喝醒出來下五節反覆翻騰忽引事忽插議論皆申明此節的意雖分多聞足以攷德問業賢足以正君善俗然非對舉多聞特賢之一事故下文都是見賢說話繆公一節言繆公以及求子思比之召之亦云加禮子思且不悅而況可召與是把召字一翻

齊景公問三節言景公以旌招虞人比其本分尚高二等虞人且

不敢往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是又把招賢人一翻

然則欲見賢人者可不知賢人之道乎其道卽指義禮不以其道卽指召之此節義禮主君子平素說義是制事之權宜故以路言路則隨路走去這可由那不可由就變易之中又有箇斷制在內卽如往役是義往見非義此卽是義之一節不可不由是路者禮是守己之大節故以門言門則預先限定出以入以是就不易之中又有箇安和在內卽如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此卽是禮之一節不可不出入是門者引詩雖似單言義路却兼明唯君子能由二句以見斷斷不可召者以此末節不重孔子以赴召爲義禮只是說有官職者可召而士終不可召以結通章意曰爲其多聞也

四書章句 卷之十八
為其賢也上下兩曰字有主萬章答而孟子又答者亦安

孟子謂萬章章 兩節

此章全重自己地位必我能到此地位方可受此等善士故取受於今不論一鄉一國天下皆然取受於古亦必我能受天下士而猶以為未足方可尚受古人若徒頌詩讀書而不能知其為人之實則但知前言而不攷其行以知古人之心非所以尚受也上節斯字與下節是尚受也四字俱是難辭故朱子解此章概主成德言但在孟子教萬章當兼取善之心說蓋天下善蓋一世者能有幾人只是善之量非一世所能盡若取善之心纔退了一步則已之地位便多虧欠故饒氏云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也亦無窮已

取善無窮已則其進善也亦無窮已論其世如論禹稷顏子同道之類

齊宣王問卿章 四節

章據孟子不過要齊王納諫故因問正對耳集註解兩箇則字作兩樣看前是難辭後是易辭以見大臣之義親疎不同故守經行權各有其分然亦須辨大臣之品及大臣之遇何如故集註又引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不可執一而論也

四書斷卷之十八終

四書斷

孟子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四書斷卷之十九

武塘周心屺永瞻甫著

同里程鵬鳴雲甲氏參訂

孟子

告子總斷

告子病痛只是性不明故屢變其說無所不差若使原曉得性卽理也而不能不雜於氣與程子說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一般分割出理是本然之性理在氣中便有清濁昏明之異乃是氣質之性則彼所謂生之謂性與易傳所謂成之者性亦不甚差謬但告子除掉了一箇理字而竟以氣爲性且不論靈蠢概以知覺運動言之此說一開後世遂有逃儒入釋甚至陽儒陰釋之流專

認知覺運動爲性便專認知覺運動爲善於是釋氏以作用爲性有云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者矣陸象山因之亦遂謂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楊慈湖訓語亦謂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足運動無非大道之用至王陽明因之以教門人曰所謂汝心却是那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則陽明所謂仁字又卽是上蔡以知覺言仁告子以食色言仁之類豈非認性旣差則認仁亦差乎蓋理氣本不相離凡異學分內外爲兩截者則必至內外皆非故有謂告子論氣不論性而不知彼所謂氣者又不辨

清濁昏明之氣則并不知氣質之性也有謂象山言理不言事而不知彼所謂理者特以精神知覺爲理原不是本然之性也凡此者性旣不明則告子謂義在外固不是象山謂義專在內其說更不是按象山看義內與致知必要自家預先知得的方爲在內若待外面讀書講求義理便是在外故指朱子爲外義此卽是致知不消格物之說不知學者果能精義而行之無所不宐固由內發其或一時未能見到從學問窮理見得這裏當如此則宐那裏當如彼則宐反之於心而行之合宐者未嘗非內也此象山所謂在內與告子所謂在外其失一而已矣故象山歎朱子曰可惜歎了告子

告子曰性猶杞柳章 二節

告子諸章大概是疑孟子性善之說此章以杞柳喻性亦即後章生之謂性性字有類乎荀子性惡之說耳見得性自性仁義自仁義截然分彼此先後並非性原來有此仁義則其失在一為字為字便是戕賊將使天下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此孟子直究到異端流禍處也禍字猶所謂仁義充塞

告子曰性猶湍水章 三節

此章以湍水喻性集註謂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亦終不脫生之謂性性字故見得為善則善為不善則不善可東可西並非性原來自分東西則其失在無分二字曰無分

便是善與惡皆由於使然而不知善是本然惡是使然故孟子直斷定了性善把可使為不善者畫出在性外正是發明人無有不善的意不是為兩等人說法

告子曰生之謂章 三節

此章生之謂性四字正是告子立言本意皆因他不明箇理字又不明理不能離氣氣亦不能離理而專以氣為性故見得有此知覺便知甘食悅色有此運動便能甘之悅之把凡物之嗜欲看做與人之知能一般所以并不辨氣質之清濁昏明概等之白之謂白由其說豈非以犬之性牛之性與人之性猶之皆謂之白乎孟子此章說性字即就告子所謂性詰之非以理言告子無以應亦

可見不得於言矣其如只是勿求於心所以成告子

告子曰食色章 五節

此章所謂仁內義外亦只從食色說來蓋以食色爲性則言性既粗故言仁義亦粗只說得下一截脫了上一截程子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則愛未便是仁愛之理方是仁告子但以愛爲仁故見得愛此食色卽如愛吾弟不愛秦人之弟一般遂以爲仁愛之心生於內也義是心之制事之宜則事之宜未便是義所以裁制而得其宜者方是義告子但以事之宜爲義故見得食色亦有宜有不宜卽如楚人亦長吾長亦長一般皆是彼做主遂以爲事物之宜由於外也首節雖以仁內義外並提却是借仁內以斷

義外故下文四節單辨義外告子以彼長而我長之猶彼白而我白之爲義外是不知長之之心本在內也故此章喝醒處只在長之者義乎一句亦已了當乃告子又以愛之有異長之無異猶執義外之辨是并不知愛之之心亦有無以異者故因其以食色爲注以者爰通之蓋者之悅之總是一箇心之所發內則皆內外則皆外集註前後三箇心字貫串

孟季子問章 五節

此章雖行吾敬三字已足該義內之旨但行字內便有因時制宜處皆是我主張非因人轉移故必待庸敬二句方發明得透時當常敬而常敬時當暫敬而暫敬皆憑心上裁制故集註曰因時制

宜皆由中出卽如兩箇人這箇人當如此則宜那箇人當如彼則宜又或同此一人在這裏當如此則宜在那裏又當如彼則宜猶所謂隨時處中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皆此意也公都子初不能答特尚未見到此及旣經指點遂悟飲湯飲水亦有箇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則義內不待再辨矣

公都子曰告子章

八節

此章孟子發明性善尤爲層層詳盡前四節公都子述三說以究性善之旨一說性之渾淪一說性之無定一說性之有定此非惑於三說只是要借彼發明箇性善出來孟子亦因諸說紛紛更提出情字才字徹前徹後言之尤爲曉暢乃若其情兩節已斷定了

性善大意惻隱一節作三段解釋人皆有之四句申明情善仁也四句申明性善只問何以有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則知原來有箇仁義禮智而性之本善可知矣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至末乃申明非才之罪蓋旣以情之善驗性之善必要開豁箇非才之罪使人不得以爲不善累其性則性善方無疑義也唯仁義禮智我固有之所以求則得之唯弗思耳矣所以舍則失之唯舍則失之故失之者與得之者其不善與善相去甚遠其病皆由弗思來思字便有擴充在內故能盡其才如充其惻隱而仁不可勝用充其羞惡而義不可勝用皆思之功也若弗思則便有陷溺在內故不能盡其才豈才之罪乎末節詩辭四句雖以天所賦人所得

相承言之然猶未明言有物有則之故秉夷好德之故也自孔子
釋之於上一句增箇故字必字此故字猶言有了這件必有那件
以明天之生人與之氣以成形而有物則必與之理以成性而有
則卽此可以証性善矣於下二句增箇也字故字此故字猶言唯
有此一件故好此一件以明民之所得乎天者唯有此所秉之常
性故無不好此懿美之德卽此可以証情之善本於性之善矣道
字兼性情說曰則曰秉夷曰懿德總是一理而異其名夫道一而
已矣故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此節引詩及釋詩正以答前
三說皆非

性情才三字先儒分疏最詳或問情與才如何分曰性之發爲情
性之能爲才如仁性也發而爲惻隱情也其能以之親親仁民而
愛物則才也義禮智亦然此皆天地之性之所爲也可見性則具
足於未發之初人所受於天之理所以未發中已有喜怒哀樂不
是空空人生而靜也情則勃露於方發之際如乍見童子入井禁
不住惻隱之類此是由靜而動先有箇條理在內隨感而應故發
而皆中節亦不是紛然感物而動也才則擴充於旣發之後如盡
惻隱之才必要到仁民愛物仁不可勝用方能擴充得本然之量
若使偶然發動却被物欲阻隔便是不能盡其才者才字亦從性
中發出主好的說卽使爲氣質用事別有一種爲不善之才究竟
是陷溺其心非天之降才所爲也如何算得才之罪

孟子曰富歲章 八節

此章又辨一心字以發明性善是要人識箇理義之心方可以心之所同然者驗性之同不可誤認陷溺之心爲心也其章法亦是一篇逆局文字先從陷溺之心說到同然之心由反入正由淺入深層層逼入直到末節方出正意章內本重一同字首節偏把殊處翻起多賴多暴是富歲凶歲之殊非天之降才獨殊於凶歲子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麩麥一節只証降才不殊故亦說到有不同處與陷溺意對照

故凡同類者故字接來是承上貫下以推廣物類漸漸引到人身上此處聖人與我同類但說人字未露心字直待後面聖人先得我心句方與此句照應故龍子曰故字又承上聖人同類來屢之相似二句是孟子解龍子之言以起下文口耳目三節遂歸結到心之所同然此理義照上文有同嗜有同聽有同美只就衆人之心粗淺可見處說集註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一語本伊川此物字亦猶事也天下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故有一物便有一義皆在心上處置不分內外卽如人隨分處一事必當於理合於義則此心乃安人亦以爲當然如口耳目之所同一般豈非心之所同然乎在聖人不過先得此理義之心非有異於我也理義之悅我心悅字便要做得事來以遂自家的心不是空空曉得故曰猶芻豢之悅我口如知其可嗜則必嗜之嗜之則必飽之不

然猶恐爲物欲陷溺其心也悅理義猶所謂好是懿德故總是發明性善之旨

孟子曰牛山章 四節

此章亦以仁義之良心爲主歸重一養字前兩節其層折皆對照一賓一主第三節乃補出養字養字照上兩節兼未伐而保之既伐而復之二意此節雖雙承山木人心實起下節下節便以人心單收操字正是養之之法程子曰敬以直內敬字又補出操之之法操舍二句不平兩則字亦別操之始存舍之卽亡存亡便是出入出入無時便是莫知其鄉皆在操舍內見得如此可見心是箇活物不可聽他放逸在外亦不可禁他呆守在內唯有天理乃心

之本體心在天理則爲存爲入離了天理則爲亡爲出故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當理心便亡去了非謂心不可泊一事也故程子單提操之之道說箇敬字敬則兼動靜存養省察工夫方是存心之學大全朱子曰枯如被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走作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以象良心爲物欲所制不能自存平日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醒來便有這些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纔與物接依舊又汨沒了反覆有互換更迭之意這件去那件又來如何存得良心住

孟子曰無或乎章 三節

此章文格最奇矯霹頭先喝破不智一句下便純用引喻以明不
智之由至末竟以所喻作結不添一語而意已了然凡人臣所以
格君心者必從有萌上著力善端所發正須君子輔益而開廣之
乃孟子之於齊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衆邪之交蔽此如物之一
暴十寒者是也而齊王之於孟子又聽信不專有以分其心於外
誘此如學奕之不專心致志者是也有兩件病痛故設兩喻以斷
之使奕秋使字作設使說直貫到末句專心是心之所主專在此
致志又是極其志之所向直要學至得手處其權全在學者而誨
者末如之何矣故末句竟以學奕之智收煞

孟子曰魚我所章

八節

從來道學之學與文章之學學者每分爲兩路此章若論學術則
拏定了一箇義字爲羞惡之良心層層發明其喫緊處在兩箇心
字前五節專爲要斷出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二句後三
節專爲要斷出此之謂失其本心一句此學術之醇也而前後文
勢却層波叠嶂虛實盡變此又是三蘇竊取文章衣鉢而學則蘇
氏不醇矣

首節提出一箇欲字便見得人雖當生與義不可兼得之時慷慨
殺身從容就義亦是揀箇最快心的事非強其心之所不欲也但
首節止說得取舍之分而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尚待第二節解釋
出來兩箇故字集註雖已說利害之常情不敵理義之良心而心

字白文猶未露卽第三節與第四節亦只就上文作一呼一應猶不過申明第二節的意直至第五節是故接下方是結穴處前半說來後半說去俱只爲人皆有是心而發曰賢者能勿喪耳亦重其同處不重其異處第六節所謂弗受不屑者俱主心言本引此爲人皆有之之驗却句句與下文又尋出對照處以見一則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何等要緊一則於我何加焉何等沒要緊乃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二者而受之豈非失其羞惡之本心乎集註曰物欲之蔽人所易昏只看一昏字則凡美者奉者德我者俱是迷魂陣圖大不如嘒與蹴與者爲成我矣蓋一是醒我一是昏我故人不可不省察於此

孟子曰仁人心章 四節

此章本是發明仁義却提四箇心字貫到底曰仁人心也蓋言仁者人之所以爲心也故入之心不可違仁若混說仁卽心心卽仁便開了以心覓心話頭不消用求仁工夫矣故大全存疑看求放心每主卽所以求仁說天下爭言仁義而卒不悟所以求仁由義者皆因不識仁義爲何物不識失仁義爲失何物并不識學問之道其所重者在何事旣不知本體所有復不知工夫所存宜其昧焉不知求也亦思仁卽是入之所以爲心義卽是入之所以爲路則人不由義直舍其路耳人不求仁直放其心耳豈不可哀則唯

則在於求放心而已矣此道字與事字亦有別事則凡致知力行俱是學問之事道則如把舵一般自始至終時事事拏定箇求放心一條路尋向上去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若使脫了學問之道而專務求心不令放逸其所認為心者徒以精神知覺為心則與所謂仁人心也本體不合矣其所認為求放心者又徒向空處尋求則與所謂學問之道工夫又不合矣此非孔孟之心學也前兩節雙提仁義後兩節單言求放心而義已在內體立而用自行皆不在心之外

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雲峰胡氏曰中庸言仁者人也此人字指人之身而言此則直指人之心而言言身則人有此身便自具此生理比之他處言仁已甚親切此言心則又見生理具於人身而心如穀種又具此生理而日生者也視中庸又親切矣心如穀種一說精甚

孟子曰今有無章二節

此章與下三章大意似乎相類其實每章各自為義正當從相同處看出不同來不是說了又說也此以指之屈而不信對心之屈於物欲看則當玩知惡不知惡兩箇惡字是說惡得不知輕重便要人過人欲一邊

孟子曰拱把章

此章以所以養物者對所以養身看重所以二字若以聲色嗜欲之類養之便是不知所以養身則當玩豈愛身不若桐梓哉愛字是說愛得不知輕重便要人存天理一邊

孟子曰人之於身章 六節

此章又就一身上辨箇輕重出來以明上章所以養身之意只看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兩節收煞是指小害大賤害貴一等人言之便見得不過人欲必不能存天理

體有貴賤一節正發明養之善與不善於已取之取已之體而考其孰貴孰賤便是孰大孰小此卽狗人欲循天理小人大人分塗處故有善有不善也今有場師兩節俱是養其小者爲小人的意

不必分場師爲喻賤害貴狼疾人爲喻小害大只是養其小者未有不失其大者以引起飲食之人一節此三節一氣貫下總以爲其養小以失大也一句斷定末節特一反繳原是說養小者之必有失非寬一語

公都子問曰鈞是章 二節

此章又就從其大體從其小體辨箇大人小人出來只看說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收煞是重從其大體一等人言之便見得必存天理方能遏人欲

首節兩箇從字從其大體是憑他作主從其小體是任他驅逐其所以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者卽如耳目但能司視聽而不能

思視聽之理則聲色既能蔽我而我反為聲色所引非從其小體為小人乎若夫心至虛至靈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當思而思不當思而不思便有箇綱領可挈思此一事更勿以他事參之便有箇頭緒可尋皆大體主張則小者自不能奪此為大人而已矣先立立字猶所謂敬以直內正是從其大體主一工夫只看前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章其集註原補出擴而充之方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為大人則知此處思字立字亦有工夫在內故又添入不思則不得一句

孟子曰有天爵章 三節

此章孟子以世之所榮者爵也故特為天爵之說與人爵合言之

此天爵一段是申明各得於天無待而然之意此人爵一段是申明柄從人握有待而然之意雖意重天爵而文則平敘蓋古之人但知脩天爵而不知有人爵則不論人爵之從與不從而自有得人爵之理是專致之而實兼得之者也今之人所以脩天爵者原只為要人爵故既得人爵便棄其天爵則不論人爵之亡與不亡而自有亡人爵之理是紛鶩之而實盡失之者也從是彼自來亡是我自失則人空知所審處矣仁義發於心而無不盡曰忠見諸事而無不實曰信樂善不倦即樂此仁義忠信無間斷處蓋秉夷好德亦是天之所畀原來如此故曰天爵下文脩字方是工夫

孟子曰欲貴者章 二節

此章又直以人人有貴於己者為人心提醒上章尚有脩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更把人爵付之不願是并不將那箇作效驗引詩正見在己者重則外物自輕德即是仁義仁義充於中間譽溢於外猶所云良貴也人之膏梁人之文繡猶所云趙孟之所貴也不重詩詞只重釋詩兩段正要人思其所以然以反求諸己不徒是輕富貴的話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章二節

此章當主朱子小註及張南軒說作一人看專為為仁不力者發曰猶水勝火此就本來之仁說曰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此就今之為仁者說今之為仁者初既為之不力以致不能勝其私

及至不勝遂以為真不能勝而并怠於為仁是使人欲愈熾天理盡亡而已矣若主兩人說便與末句不接蒙引存疑亦指諸侯說引梁惠王行小惠為杯水之仁恐與此篇內仁義等章不類

孟子曰五穀者章

集註曰為仁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此是用力之說以釋熟之二字曰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此是專力之說以釋而已矣三字用力則前此不可恃專力則後此不可懈兩箇不可意甚周到

孟子曰羿之教人章二節

此章是借喻教學相成之法如詩之比體大抵為馳心高遠而厭

棄常法者發四箇必字見舍此別無可教無可學提舜與太匠說起下句用亦字重教者一邊其正意總註方補出

任人有問章 八節

此章正是孟子息邪說正人心不得不好辨處蓋人不能不以禮制心者即是道心即是仁義禮智天地之性其不能不甘食悅色者即是人心即是知覺運動氣質之性朱子曰人心是箇無揀擇的心道心是箇有揀擇的心必須把一箇有揀擇的心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則輕重之權衡定於此矣任人之問分明顛倒輕重將使理不勝欲其說大壞人心術故屋廬子汲汲之鄒以求明而孟子精義純熟自然其應不窮外人所稱好辨大率類

此

屋廬子兩箇禮重是論禮之常任人以禮食則饑而歿親迎則不得妻兩段正所謂於食色取重於禮取輕之說孟子不揣其本兩節一反一正可使二字是言其變姑順其說以喻之豈謂二字是言其常乃駁其說以喻之此兩節正引起下文往應一節以見答之不難也蓋任人言食在軀命所關言色在人倫所係而比之飲食之禮親迎之禮一重一輕正猶之寸木可高岑樓鉤金重於輿羽也奚翅食重色重乎是不取兩件俱重者而比之即使至於饑而歿而兄臂必不可紓即使至於不得妻而處子必不可撻則禮尤重明矣天下只是一箇當然之理非邪說所能混淆但學者

不可察理不精耳

曹交問章 七節

此章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在白文是指孝弟爲堯舜之道所以人皆可爲在集註則仍以性善爲斷故其釋孝弟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亦率性而已其釋子歸而求之曰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亦是說性分之內有餘師不是說家庭之間有餘師也則此章原與道性善稱堯舜同意章內五箇而已矣前兩箇作一串從無力人振出有力人此兩段是先反後正以申明亦爲之而已矣後三箇作一串從是堯增出是桀此兩段是先正後反以申明孝弟而

已矣奚有於是一節是說堯舜在於爲之不是說人人便是堯舜卽曹交說箇形體亦非呆話但自分拘於氣稟而不知加學力工夫故孟子以奚有於是接下便專重爲字徐行後長一節是說堯舜本不難爲子服堯之服一節是說爲堯舜與不爲堯舜皆在我而已服與言行緊頂上文來卽指孝弟不孝弟說此處本意已完後兩節是答其不必畱而受業

公孫丑問章 五節

此章只是論詩以見小弁固有宐怨者非謂平王行事其於驪山以前驪山以後盡有合於仁人孝子凡爲人子者當怨而怨則怨正是親親親正是仁之所發當怨而不怨則不怨正是愈疏愈

疏正是不孝高子以怨疑小弁爲小人之詩孟子以怨見小弁爲仁孝小弁是主凱風是客引舜之大孝特以小弁之怨其一點不自恕的心與舜之怨慕同一親親之仁非比擬人倫之變孟子把小弁之怨看做仁字便是怨慕之怨高子看怨字便但作怨對解

宋經章 十六節

此章與見梁惠章亦同而異前重王字謂開其端者王也此重說字謂開其端者先生之說也悅字懷字內含心字如懷仁義以事其君父是懷箇仁義之心以事其君父不是把仁義去繩其君父故集註曰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特補出箇心字來

孟子居鄒章 十六節

此章見孟子於報施卽一見一不見皆有理義至當處故屋廬子前以得聞而喜後以有悟而悅喜悅二字是理義相長自有最快心處不重淡責儲子首節爲處守爲相五字便爲不得之鄒得之平陸伏案此書法也其報之不同雖在他日而其實適如其所施之禮因應自然而已爲其爲相一問屋廬子亦非真疑孟子以其爲相而輕之只是要發明不見的意孟子乃置儲子勿論而但引書釋之儀字是禮意卽志字物字是禮交享字猶幣交之類必志與物兩盡方成箇享若儀不及物便與不享同惟不役志于享句是善自解不享之故爲其不成享也是孟子解書所謂不役志于

享之故屋廬子悅又是悅孟子所謂不成享之故至因或問之而說箇不得之鄒隱然見得幣交爲實意說箇得之平陸隱然見得幣交爲虛文此亦言外意也以此二句爲通章結案却從屋廬子口中對或問者說出此古文傳記最勝之法

淳于髡章 六節

此章六節三折三答作三段看曰仁者固如此乎便答以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日賢者無益於國便答以不用賢則亡曰有則髡必識之便答以衆人固不識也雖俱以引証成文然君子亦仁二句君子之所爲二句其君子皆推開說此是於引事中卽插議論之法章內仁字最重然髡所謂仁者與孟子所謂仁各是一路

髡乃一肚皮戰國習氣功利之學首節雖舉爲人自爲二議其意却專爲先名實者發故仁者句單頂名實未加說卽後面言賢者無益於國言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俱是名實未加之說見得其內有一分抱負其外必有一分功業則俱就事上論不論心也若孟子所謂仁則根三子包去就在內直管到孔子去魯用意忠厚并含著去齊心事倦倦之餘意故集註於此處仁字方以無私心而合天理釋之蓋人亦有恃其心之無私而外或徑情者亦有事雖合理而內或不誠者於仁字皆未完全故孔子之許三仁許夷齊之仁俱因事而原其心孟子之許三子亦因論出處以明仁者之心直指仁言則內外合矣不必泥定無私爲心合

天理為事只無私心自然合天理故曰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然則眾人所見者事也君子所自信者心也此功利之學去孔孟遠矣

孟子曰五霸章 四節

此章論無王之罪雖首節以三句為提綱後以三節分疏然孟子主意是欲為今之諸侯救正則責備在今之大夫身上故末節言大夫之罪獨詳兩今字是一時事

第一節專為要定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之罪故特尊天子引王制說起本雙提巡狩述職却插入春省二句以明天子重農一說諸侯亦奉而行之此在巡狩述職之外天子與諸侯自行於國中

者慶讓兩段乃言巡狩至於述職又單提不朝言之由貶爵而後削地由削地而後六師移之三王之制如此是故接下便專就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兩句為王法定案以見天子之權莫大於命討而五霸之假莫大於摟伐即或申明天子之禁亦正為執辭摟伐地步既不奉天子而又合諸侯則名雖伐而實討故無王之罪自五霸始之

第三節於五霸獨舉桓公於桓公獨舉葵丘之會此特取其令諸侯者即以天子之命為載書之辭耳以此推之在五霸猶或不犯此五禁而今之諸侯皆犯之故又為五霸之罪人初命正家之事再命貴德之事三命能邇柔遠之事四命用人用刑馭臣之事五

命睦鄰尊王境外之事

第四節所謂君之惡卽指犯五禁說惡從君心始則凡爲大夫者不能止其君之惡反順而長之其罪已不小但更有逢君之惡者於君之惡其始或尚有未安於心未發於事者而彼且逆揣其意逢迎他出來更能去其所不安遂其所欲發則君之愛之必篤而臣之賊其君更甚故輔氏曰長君之惡者是無能而與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是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故又爲今之諸侯之罪人只看此後幾章每爲事君者連類說去則知此章亦責重在今之大夫

魯欲使慎子章 九節

此章雖從魯欲使慎子說起却歸重在事君者身上故以末節見本意通章重仁字雖殃民踰制俱是不仁然看然且不可一句便冒下踰制在內故吾明告子以下四節皆言魯之踰制而以然且仁者不爲二句答明了不可的意末節乃告以事君之本集註云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若論大人之德則所以格君者先使心在於仁而後事合於理此章與下章特爲殃民民賊一流人說故先言當道鄉道而後及於志仁蓋謂君心本自有仁只因此等事君者日以富強之事引他在不合理上去了所以但知爭不當得之地不復顧不當殺之人故欲保全箇不嗜殺的心須先把合理之事引他做去看而已兩字見得此外卽有倖致之功

亦所不爲正是孟子撇却富強處凡諸侯祭祀會同之制皆載典籍曲籍藏於宗廟而世守之故曰宗廟之典籍

孟子曰今之事君章 三節

此章雖從事君者說起却重在提醒人君故亦以末節見本意凡戰國之君看得富強之臣爲良臣者皆誤認其道可得天下耳故孟子直說到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則把今之所謂良臣說得到底有害無利以喚醒醉夢由字與變字主君說今之道今之俗指富強說正要人君不以富強爲良臣及早不由其道以變其俗耳

白圭曰吾欲章 七節

先王什一之制必準於國用所以無弊若過輕而不足勢必反開過重之端故欲輕之弊與欲重同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將必齊中國於貉道而後可不知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器不足用亦猶治中國無君子則人不足用故此章以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一節爲總斷前面說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似三箇無字作三句後乃說去人倫無君子則又以無城郭宮室兩句爲去人倫無百官有司一句爲無君子及至應前器不足用却以況無君子乎一句收煞可見城郭宮室宗廟祭祀等件所謂人倫者皆賴有君子治之也故歸重君子按集註云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無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

子習君臣二字包城郭宮室宗廟諸侯等件則城郭宮室亦兼制度在內方合人倫的意不但是營繕之費

丹之治水章 四節

此章只重兩句子過矣專責他以鄰國為壑不重贊禹之行水蓋築隄害鄰是使水逆行者白圭為之也堯時之洪水氣數為之而此之洚水人事為之則不仁甚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章

此亮字兼知之明守之固在內不是必信必果只是有箇定見定力則應事乃有主張執字即易傳所謂貞者事之幹也幹字不亮便察理不精執亦都差亦執不到底

魯欲使樂正子章 八節

此章為政主為相說為相之道不在才而在量以好善優於天下一句為主腦前兩節所以喜所以不取強知慮多聞者皆照著好善特未說出強知慮多聞之才是當時所尚三箇否字孟子是答喜樂正子者不在此非謂正子不長於此好善是好人之善所包甚廣不止是上三件蓋為政者欲以一己之善以正一國必合天下之善以正一己欲合天下之善以成一己之善必先虛一己之善以集天下之善此好善之量所以優於天下也優字集註主治天下說正與末句治國對照夫苟好善一節已申明優於天下之故末節又一反繳知苟不好善欲求國治而不可得則愈知好善

優於天下矣

陳子曰古之君子章 四節

通章以道字作主特借古之君子寫出委曲欲仕之意其為行道計者皆在言外故集註竟引孔子見行可際可公養以証三箇去就隱然皆是為之兆也的心首節所就三所去三即照下文三節相連說見得有一箇就便有一箇去在內三字又即有其次其下許多不得已存內了

第二節按白文是以言為去就而意則在行道第三節據白文是以禮為去就而意仍在行其言以行其道第四節乃從其君口中說出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則已無可去就矣姑以悔

過之言猶知以行其道為大也曰周之亦可受僅為免死而已矣則不言去而去即在而已矣三字內

孟子曰舜發於章 五節

此章重勉人以困阨自勵不重天心仁愛聖賢前兩節以舜說諸人言之引現成樣子便是勉勵後人的意蓋動忍增益莫大於改過故第二節遂以中人言之是此章著意處也第四節言唯國亦然又是推類兼及末節乃總結

集註釋動忍曰竦動其心堅忍其性動是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是忍其聲色臭味之性即如嘍蹴不受之人便是竦動其羞惡之心堅忍其欲食之性也故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此語正

是聖賢反已親切處

人恆過一節集註把下兩段釋上文七箇字一云不能謹於平日故必待自家困心衡慮而後能興起一云不能燭於幾微故必待人之徵色發聲而後能警悟兩箇而後正是然後能改之事憂患安樂俱在心上說不在境遇上說生歿路頭皆在人心上分出必待困阨而始奮者猶庸流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章

此章術字便見得教思無窮首句原諷歎得廣下文特舉不屑之教誨一件為是亦教誨豈不多術集註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正補出是亦教誨意

卷之十九終

四書斷卷之二十

武塘周心岷永瞻甫著

姪

持謙子旋氏參訂

孟子

孟子曰盡其心章 三節

此章是就學者成功後把心性天直說到脩身立命徹上徹下作一理貫通不是說挨次工夫即朱子以首節為造其理以次節為履其事又以歿壽不貳為智之盡貼首節知天脩身以俟歿為仁之至貼次節事天亦是說知行兼至一以貫之非劃然把理與事知與仁分作兩截也

首節心性天一理而已按總註程子張子朱子皆字字分疏三者

唯心之名不能不雜於知覺故學者工夫必從心上做起苟其心
爲知覺蔽了一分則本體便欠了一分故盡其心盡字必去其所
蔽復其所本包許多學問之道在內直到全體大用無不充滿其
本然之量方知得箇性之所有而并知性之所從來也故伊川曰
盡心然後知性大全朱子亦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以生者
也性者理之全體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乎身而
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
限量惟其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見聞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
能卽事卽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旦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
全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皆不外是

而一以貫之矣此兩說固皆主知性由於盡心卽集註云能極其
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玩必其能三字
亦是從盡其心者言其貫通處未嘗除掉了盡心工夫而謂必先
知性竟像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則幾幾乎以致良知爲致知
非卽物而窮其理矣以格物盡頭處遂爲起頭處非朱子之教也
次節存心養性與盡心知性亦不是斷續工夫故存疑謂存心卽
存其所盡之心養性卽養其所知之性蓋旣盡其心便要操而不
舍旣知其性便要順而不害此處存養二字皆兼靜存動察則必
須先存其旣盡之心方依得箇本來之性使本來之性直養無害
則天以是分付於我我以是報職於天卽所以事天也事天亦照

上節單頂性說

末節命字亦主埋言不粘歿壽之數重在不貳二字猶所謂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蓋持一定之理以準不齊之數看得歿壽之類唯有脩身而已不脩身則福亦非正命能脩身則禍亦是正命故脩身即所以立命也脩身亦不外心性上用功立命亦不外事天總是一串事

孟子曰莫非命章 四節

此章正是君子立命之學故集註謂發上章末句未盡之意首節大意已盡第二節是故接下即申明願受其正後兩節是解正命非正命莫非命也莫字言不論吉凶禍福必人事毫無差處皆莫

之致而至者方是正命此命字概指人物吉凶禍福說下文知命命字單指君子知正命說知命便是歿壽不貳不立乎巖牆之下便是脩身以俟之盡其道與程梏即脩身不脩身之別兩章歿壽及歿字皆兼言凶禍福等但人最怕是生歿關頭看不破故舉重以例其餘

孟子曰求則得章 二節

此章本要人求其在我不求其在外却意冒在言前又畱在言後上節說求則得不求便失者寫出箇求之有益來而後申明之曰求在我者也唯求在我所以求之有益則何為不求之下節說求之既有道及得之又有命者寫出箇求之無益來而後申明之曰

求在外者也唯求在外所以求之無益則何爲求之雖平敘而勸戒躍然

孟子曰萬物章 三節

此章發論本注定了一箇仁字爲萬物皆備之本體教人以求仁方法乃分作三條說入首節先就理之本然提箇總腦萬物不外一理理不外一性性分內便有仁義禮智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以至處事待物莫不有箇仁義禮智當然之理具足於我故集註實實補出大小二句以該皆備二字下兩節誠字恕字俱是工夫字眼反身而誠則真見得倫物當然之理實有諸已而行之不待勉強自然心無私而事合理故樂莫大焉強恕而行則凡事

求合於倫物當然之理庶幾心公理得磨礪到心無私處故存疑謂強恕而行是磨礪去私的方法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之所得以生者與萬物本相貫通惟知有己不知有物遂致間隔若能克去己私便與本來不遠矣按程子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此正是萬物皆備之本體又曰公者所以體仁此正是萬物皆備之工夫此章仁字在白文至末句方出在集註便貫串上文一曰反身而誠則仁矣是不待勉強而無不利者仁也一曰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是勉強而推己及人者仁也則分明通章注重一仁字爲同然之理拏定一公字爲勉然之功使人不得自諉則信乎萬物皆備於我矣

孟子曰行之章

此章三句一滾說下行暫而習久故著淺而察深既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及習矣而猶不能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道者率性之謂有當然之理便有所以然之故何難認取只是一般在行習中竟莫向心裏體會便一生鶻突過了由之頂行習來不知頂不著不察來三句俱用而字轉語見得不該如此而如此正要人著之察之以知其道

孟子曰人不可章

此章四箇恥字照註作兩樣看上三箇是無羞惡之心下一箇是無恥辱之累無恥之恥下恥字是從汨沒未盡中尋出一點良心直反到本原處此恥字便有遷善改過在內故集註直以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斷之

孟子曰恥之章 三章

此章不恥二字又與無恥不同是從無所用恥來蓋機變之巧人所深恥而彼方自以為得計遂無所用其恥心此是置而不用禁制他不復出來故曰不恥此不恥二字是從汨沒殆盡中推類以盡其餘直究到流極處故集註直以事事不如人斷之蒙引謂孟子當時蓋指儀秦孫吳之徒此殆為機變之巧而言

孟子曰古之賢王章

此章雖從賢王說起却側重古之賢士故下文竟以賢士單收好

善好人之善忘勢忘已之勢樂其道樂已之道忘人之勢忘君之勢玩而字是重了上一件便不見有下一件此不但爲士者概當知道之不可枉并當知士之所以不枉道者正欲爲賢王各盡其道非妄自尊大也王公亦有致敬而不盡禮者故兼致敬盡禮非內外之別

孟子謂宋句踐章 六節

此章六節雖節節相承然看集註又把後四節作兩箇段落第三節既以尊德樂義發明了尊德本領下節乃就士之出處指出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第五節既以士得已民不失望發明了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下節又引古之人指出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趙氏以無欲自得形容囂囂無欲又本自得來此四字卽冒尊德樂義意集註德謂所得之善如仁義禮智樂善不倦是也故云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如進退出處之不苟是也故云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尊之樂之是素所樹立不失義不離道是見於行事之實此義字又兼德在內此道字又兼德義在內唯窮不失義故士之所以守已者到底底是尊德樂義惟達不離道故民之所以不失望者到底底是尊德樂義末節又引古之人証之古之人得志必澤加於民此卽是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而脩身見於世此卽是士得已之實末二句卽上一二句意窮達卽是得志不得志獨善卽是脩身見於世兼善

卽是澤加於民兩箇善字原歸結到尊德樂義兩箇則字見得無往而不善故士以下皆開說不專泥人知人不知矣

孟子曰待文王章

此章兩興字一樣看是感發爲善在聖賢路上說若如後世以事業爲豪傑豈可概責之凡民凡民皆性善之民則人人皆能興之人只是必待文王而後興則無文王何以自處故惟賴有豪傑之士有文王固興而無文王猶興不然將使文王之後這擔子遂無人身任耶孟子此言自處勉人皆在此

孟子曰附之以章

此章附字是看得於我不加損毫末故曰自視欲然不是看韓魏

之家猶不滿其願此等器識直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相似所以過人遠若有意重之輕之俱是過人不遠處又須知是道所當得者若不當得豈但自視欲然

孟子曰以佚道章

道者爲其所當爲集註曰本欲佚之本欲生之是原其心曰不得已足諒其事所以雖勞雖歿民自不怨

孟子曰霸者之章 二節

此章是論王道之所以大與霸不同故起止皆以客形主首節兩箇如字只在民風上摹寫其所以驩虞者正由小補來所以皞皞者正由過化存神與天地同流來但待末節方發明耳殺之是刑

利之是養民日遷善是教不怨不庸不知光景卽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三句已是過化了凡政教所及便是所過聖人施此政教之心便是所存化是物從而化神卽化之速也兩句一串勿分德業德卽在業內見之集註身字特對心之所存言不必泥身親經歷說同流須貼註同運並行形容德業之盛註云舉一世而甄陶之猶云把天地間之物一并重新鑄過相似非逐件小小補綴故同流正與小補反照所以其民一驩虞如一皞皞如也

孟子曰仁言章 二節

此章是就治道之善者分別淺深仁言發於已又感動於一時仁聲傳於人又浸灌於平日故同一仁而入人則有淺深此節是興

起次節次節善政善教卽是仁言仁聲之實舍政教更從何處見仁故下文單釋政教而不復及仁言仁聲善政民畏四句串下唯善政之在民者使民不敢不奉其政故畏之畏之則止於得民財善教之在民者使民不忍不服其教故愛之愛之則至於得民心得民財是使民富不止是輸將之說民自得其財便是得民財不然霸者之積儲非善政也得民心是使民善不止是愛戴之說民自得其心便是得民心不然霸者之驩虞非善教也末二句方辨得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

孟子曰人之所章 三節

此章是就本然之善發明仁義以見仁義爲天下之所同非由外

四書
卷之二十一
鑠首節先以人之不學不慮者提出箇良知良能此處先能後知
便就本體說次節即以愛親敬兄實指出良知良能最切近處無
不知三字卽是上文不學不慮又卽是下文達之天下意此知字
兼知能在內第二節遂就親親敬長推原出仁義仁義是性也只
問此親親敬長從何而發便識得原來有此仁義故不待學慮而
無不知之在人更無他道所以達之天下而無不同蓋既出於人
之本然必通乎人之同然也達字卽達德達道之達猶所謂夫道
一而已矣此章不學不慮專爲發明良字意莫看做必盡廢學慮
像了子靜陽明派頭

孟子曰舜之居章

此章通節一氣貫下只寫得聖人一箇至虛至明取善的心非敘
其歷境唯其未感而萬理畢具所以隨感而應只一善言一善行
便撥動了一箇大原頭處雖一時之感而生平之善應之所以無
不速無不通也及其二字正根上截來其源最大其流最猛聖人
渾然天理卽在無以異處見得

孟子曰無爲章

此章照註單舉擴充其羞惡之心指義不可勝用說集註前釋知
皆擴而充之曰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釋盡其心者曰盡
其心之量此章所不爲所不欲卽是本然之心無爲無欲卽是充
滿其本然之心之量兩箇無字猶毋自欺毋字有斷然斬截意蓋

人明明有此所不爲所不欲之心又明明有知其所不爲所不欲之心而顧自我爲之自我欲之這正是自欺處故曰如此而已矣是要人攔截了不當爲不當欲處便要人爲所當爲欲所當欲方接得如此句無爲無欲四字推之四德皆然熊氏謂無爲是就躬行上克治無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必件件用得著乃可說無復餘事

孟子曰人之有章二節

此章與生於憂患而歿於安樂節同疾疾雖比遇言却重心上說疾疾之境不必有而疾疾之心人不可一日無在心之理謂之德人處順境中乃可安然守箇在心之理若處逆境必又從在心之

理生出一箇慧來以灼事幾於未然故註曰德慧者德之慧處事之方謂之術人處順境中乃可安然行箇處事之方若處逆境必又從處事之方生出一箇智來以善事理之當然故註曰術智者術之智孤臣孽子舉此爲疾疾之例操心在未有事是恐懼的意慮患在既有事是脩省的意故能達於事理達字從德慧術智來惟其知之旣明處之又當也

孟子曰有事君章四節

此章俱主人臣說一節淡一節四節八箇者字截然四等人品便有四等作用有事君人者其千方百計只要其君容我悅我則全從自己打算絕非爲君有安社稷臣者其千方百計只要安社稷

則全從社稷打算絕非自爲故次節集註卽照上節釋悅字曰大臣之計安社稷猶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此直以心之公私形容出忠佞情狀所謂社稷臣集註卽以大臣斷之則其本領亦由素所樹立來但旣以身許國則毋論時之可爲不可爲事之濟與不濟總是一心在安社稷此專論人臣後一截品地不復問其不輕出上一截也故唯此節實指出臣字至若臣之中有所謂天民者則重在不輕出一截便包含後來當大任處天民卽先知先覺之稱把天之所以生斯民者一并責重在先知先覺身上故曰天民集註云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此節重道字臣之中有所謂大人者則又不分出處爲兩截矣天民前此不能不

待時而大人無所待天民後此不能辭其功而大人冥其功故集註云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以德盛釋正已以上下化之釋物正以乾二爻釋大人字字切當此節重德字

孟子曰君子有三章

五節

此章必就君子身上說箇能有三樂處方見得王天下不與存焉唯君子實能盡其孝友故有父母兄弟之樂唯君子實能克己無一不慊於心故有俯仰之樂唯君子實能以所樂乎己者傳之天下後世故有教育之樂不然彼倖而俱存無故或無大愧怍而亦能教人以善者豈盡能如有天下而不與的心不與存焉只是形容三樂不重輕天下假使王天下而不能得俱存無故王天下而

不能心無愧怍王天下而不能盡得英才而教育之則不如三樂多矣故在此不在彼

三樂中唯克己一條可以自致所以程子林氏尤爲學者勉焉

孟子曰廣土章

四節

凡人性分在有生之初外遇在有生之後其初已定後面便一毫增減不得孟子每發此論而此章尤分疏得曉暢首節以一國引起廣土未及中天下而立衆民未及定四海之民故欲則欲其澤可遠施樂則樂其道之大行由淺入深說到所性不存焉方見本意前君子所性節是申明所性不存之故蓋唯不加不損是以所性不存焉也後君子所性節又申明不加不損之故蓋惟所性具

足是以不加不損也大行不加卽是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窮居不損卽是孔顏之樂分定二字已指出性之本然仁義禮智本是性乃曰根於心者蓋人雖有是四端纔爲物欲所累反從心上壞了箇根本便無生意唯君子氣稟清明而靜存動察又加培養擴充工夫則積之既盛自然發見於外故生字正從根上生出生色二字貫下三件總是形容渾身是心則渾身是性句句有仁義禮智在內亦句句有不加不損在內不言而喻只言其自然而然此句據本文則單承四體然玩集註云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則通指其生色也以下說當得其意不泥其字

孟子曰伯夷辟章

二節

此章專發明文王所以善養老者以爲天下養老的樣子與前二老章小異二老章以二老歸之爲文王行政之驗此章以文王之政爲善養老之本故首節兩段所引雖同然下文要說二老歸之則重在伯夷太公下文要說西伯善養則重在善養老者此伏案各有不同也五畝之宅一節且舉文王治岐之政以見老者之得所如此所謂西伯善養以下方就上文發明善養老之意此節首句謂字是說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末句謂字是說此善養老之謂也總是善養老者非家賜而人益之此實有知之明處之當使之各足非徒空空感化之說

孟子曰易其田章

三節

此章前後富字仁字俱要照著聖人治天下說若霸者之積聚霸者之驩虞非使民富民仁也前兩節是民富之所由第二節是民富之所致便見得聖人所以豐財之源節財之流實有善政以致之下文所謂使有菽粟如火水者正在此也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火水不但是形容至足并根無弗與來方合下文仁字此仁字雖不外有恆產者有恆心然試思無弗與者是何等風俗只據放辟邪侈不待勢禁而自無故曰焉有不仁非聖人之民而能若是乎

孟子曰孔子登章

三節

此章三段連貫說下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者必以其漸乃能

至也首節先形容聖人之道登東山二句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
觀於海二句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看故字相承則單重聖人未
可以學聖人竝說留學者在末節講次節言道之有本水與日月
說法不平源字是集註補出明字是白文指出據白文則因瀾而
知水之本者此由顯測微也因明而知日月之本者此由體及用
也惟知其本之所在則道之大者乃有箇入門頭路矣故末節遂
言學者漸進工夫流水二句影下君子二句如由善信以至美大
聖神節節都有箇成章成章猶言各有足於此的時候方與盈科
而後進相照若這裏工夫尚欠分毫便透過那裏不得集註云達
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尤重足於此一截方合盈科而後及不成

章不達語意

孟子曰雞鳴章 三節

此章據白文兩箇與字及集註程子二說一曰才出於善便以利
言一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則當以善字為主而以出此入彼者
為舜與蹠之分故慎獨謹幾之學所謂莫見莫顯者俱指遏人欲
於將萌不使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也凡人看得為善為利必在
感物而動之後不知一念初動這箇縫裏便不能兩騎勢必至分
開一邊去分處即在間處不是未接於物未筭做為所以不可不
謹程子主敬兼動靜說存疑或問細辨獨字幾字與此間字有別
恐太精微總是一箇道心人心分塗處差不得毫釐便了

孟子曰楊子章

四節

此章是孟子辨論異端各就他所以執一者推究到至極之處以斷出箇賊道來此道字主仁義及仁義之得中者說與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對照惟爲我害仁則賊仁并以賊義兼愛害義則賊義并以賊仁執中者害於時中則亦仁義俱賊蓋孟子之時楊墨所以致天下之言歸之者亦自有一種學術能惑亂人心處未嘗自立爲我兼愛名目至於拔一毛而不爲摩頂放踵而爲之此皆是孟子斷之非述之也在楊墨立幟索性專主一教一以爲天下所以不治者皆起於舍己爲人若使人人自愛其身而天下治矣一以爲天下所以不治者皆起於有親有疎若使

人人無分爾我而天下治矣至子莫之執中又見得二者各有是處但揣摩於二者之間執定一箇銖兩不知隨時隨事合於當然之理正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則猶之楊墨之言而陰陽其說也故孟子所謂息邪說大概以距楊墨爲斷總註云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此中字非子莫之中此權字亦非經權之權中卽是權權卽是道只看禹稷顏子之道有一些反經否楊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亦楊墨而已矣其說了然

孟子曰饑者甘章

一節

此章兩箇甘字正是以之爲心害處甘者雖不甘而亦以爲甘遂致失飲食之正味由此推之則知人心亦皆有害矣亦皆有二字

所包甚廣世之饑渴我者非一端則我所以甘之而失其正者亦非一端集註云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貧賤富貴四字雖似添設然書旨實如是蓋人不怕有以害之而最怕以之為心害故第一等人是能安之故無不可饑之渴之第二等人是能忍之故不得而饑之渴之此正要從最易動心處尋出箇不失正的心來方能過人

孟子曰柳下惠章

此章要在柳下惠極和處想出箇極介來不是又增一件本事人但知柳下惠之和視天下無一足以浼我耳而不知和而不流者正在此不以三公非實事特借言以形其不可易以伯夷之清而

不念舊惡以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皆善論古人處

孟子曰有為者章

此章有為依蒙引兼德學事功說正要人打點一副耐久精神為克終德業故借棄井示戒掘井九軻未有不及泉者正恐人不能稍待為可惜耳

孟子曰堯舜章 二節

此章看下節獨詳假之一條則性之身之俱專與假之對照不是以帝王霸作三平說即性反之辨自在後面堯舜性者也章內詳之此處性之即以本體當工夫身之是以工夫復本體故集註謂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為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俱歸到一條

路上蓋人只是一箇性性中自有仁義何消外面假借獨五霸却從事跡上剽竊不求其本剽竊既久連自家亦居之不疑不自知其非真有也假字不可又看做偽字三之字指道言道不外仁義故集註以仁義言之

公孫丑曰伊尹章三節

此章特借伊尹立論以嚴人臣之防兩箇民大悅始悅其能正君終悅其能成君便見得伊尹之志足以取信於天下處則可二字其辭甚危明知不是正當道理但可推原其一段不得已的心耳意重末句予不狎一句存疑取蔡九峰說謂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然看賢字與不順反對還依朱註爲妥

公孫丑曰詩曰章

此章當依南軒張氏謂君子仁義脩於身補出君子之事來方是安富尊榮孝弟忠信之本凡所謂以堯舜之道敬王守先待後皆其事也用之從之兩段只概論君子之係於人國其重如此雖或其君不用其子弟不從而君子之可用可從者其具自在豈得謂之素餐乎不必拘牽不仕之故如蒙引說用其言不是用之爲臣若使其君果用其言至安富尊榮而猶不用之爲臣恐說不去

王子墊問章三節

此章全重尚志二字仁義皆在尚志內包足其始王子問何事而答以尚志則尚志便是士之事矣如所謂守先待後實有許多做

事工夫非空空高尚其志也繼問何謂尚志而答以仁義則下文所以嚴其非仁非義而居之由之無一非仁義者皆要從志上打掃得乾淨必其志無一毫殺一無罪之心方所居皆仁必其志無一毫非其有而取之之心方所由皆義故非仁也非義也與仁是也義是也四句相承說下猶所謂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又卽如伊尹一介不以兩段此正是任重本領所以備大人之事者此也備字言體用全備仁是體義是用非預備之備苟大人之事有一不備不謂之尚志也故尚志卽士之事

孟子曰仲子不章

此章正爲人皆信之者嚴其辨仲子本無不受齊國之事特因其以兄之祿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推論到極高處正是極小處故曰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何也人之大義莫大於親戚君臣上下而仲子特以小廉亡之則豈可以其小者被他瞞過了大者此所謂衆好必察之意

桃應問章 六節

此章只就天理之極人倫之至明聖賢之用心便見得天下無難處之事不可夾雜一分人情權變在內集註內四箇心字貫串首節曰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次節曰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末節曰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

下也白文兩箇如之何是問臯陶之心舜之心集註兩句而已兩句不知有是答臯陶之心舜之心天下人人有箇本心事當以本心處之在天爲理在人爲倫總是一件故爲臣爲子皆兼有之總註亦以爲士爲子對舉不必偏重

孟子自范章

二節

通章俱是爲廣居說話大哉居乎四字是歎居之能移人不是空空歎居之大又隱然有箇廣居在意中只就眼前虛說未專著王子下文方就王子所居喚出居廣居者前此所謂居能移人俱已說過故廣居句竟用況字接來而移字大字了然在內不用註脚正是形容不盡處末節雖以王子之居推類言之然旣在贊歎居

廣居之後則亦爲居廣居者增一引證氣是氣象體是形體言居則養在其中故下文單指居說

孟子曰食而弗章

二節

此章亦爲待賢人而不以其道者發凡諸侯所以待君子者惟有一敬敬則必恭恭敬必有其實非別有箇無實之恭敬可以假託首節以食字引起愛字以愛字引到敬字便照末節意充類言之次節先發明了恭敬二字言恭敬自在幣未將之先則此恭敬便含實字末節恭敬而無實則此恭敬徒幣焉而已未將之先本無敬心如何算得恭敬旣無其實便是虛拘曾君子而可以虛拘乎

孟子曰形色章

四書集註
卷之二十一
此章據集註云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玩又能然後四字則非謂形色卽天性形色是氣形色之理乃天性也故唯聖人又能盡其理若使不能盡其理而概以形色爲天性則如口之於味也五句誤以嗜欲之性爲性豈得謂踐形乎按周子太極圖說謂人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此指形色而言曰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聖人踐形之實不然是有物無則了如何踐得此形色有形便有色色不出形之外凡渾身一動一靜一嘖一笑等皆是

齊宣王欲短章

四節

此章只消玩欲短欲終四字便分別出人子之心先王制禮不敢過不敢不及全在人子自盡其心卽是喪禮之本若有了箇欲短念頭則雖三年不如一日若本有箇欲終念頭則雖一日不啻三年此無他一箇是莫之禁而弗爲一箇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蓋孝弟之道自有箇天理人情之至無可以猶愈於已者姑爲遷就亦無可引他人事依傍樣子亦教以孝弟句卽對上紿兄之譬者說

孟子曰君子之章 六節

此章只重所以教者不重人能受教唯君子自家學之正學之熟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能不遺一人於教外玩所以二字便有

四書卷之二十一
簡因材而施多少委曲成就意時兩謂不先不後適當其可兩適
當其物則以化者為時物適當其兩則以化之者為時重化之者
說成德是因其性之所近而裁其過勵其不及使其養之純而不
虧其體故曰成達材是因其才之所長而擴其所未能矯其所未
善使其規於正而不滯於用故曰達答問就一事一理之疑者言
之淑是進於善艾是去其不善私兼時與地此亦重教者遺風有
以及之末又總結一句以明君子所以有五教之實集註人品高
下指前四教遠近先後指後一教

公孫丑曰道則章 三節

此章在孟子只發明得教有成法但因首節公孫丑一問說箇高

美不可及是主道說說箇使彼為可幾及是主教者說說箇而日
孳孳是主學者說是欲教者貶道以殉學者故集註兼言道有定
體教有成法以見唯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也大匠節言凡教者
皆有不可易之法此已是一節意但尚是比喻下節乃即借教
射之法以正言之此節作一氣貫下集註謂君子教人但授以學
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蓋學之之法如孔子之博文約禮是
教者事也得之之妙如顏子之欲罷不能既竭吾才以致知力行
是學者事也中道而立只形容非難非易不可作大中之道解譬
諸君子在中塗站立聽那學者跟上來我不去遷就他一般此之
謂教有成法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一
失道一而已孔子教人每重學上說卽言聖言仁總是言學其弟子看輕了學字遂有疑其爲隱而欲求之高遠孟子教人每重性上說卽言孝言弟總是言性其弟子看淡了性字遂有疑其爲高美而欲求之卑近不知聖賢之教毋論自誠明自明誠總在一條路上孔子之作止語默無非教者亦是教有成法孟子之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者亦是教有成法則皆因道有定體故也

孟子曰天下有章 一節

此章專爲枉道者發殉字猶云夙夜跟定蓋君子之出處皆以道爲主以道殉身是身出而道隨之所謂達不離道者爲道也以身殉道是道隱而身隨之所謂窮則獨善其身者亦爲道也俱要與

未句反照若以道殉乎人如舍學從我之類已算不得箇道了君子之道未聞有此故集註曰妾婦之道分明畫出在道外

公都子曰滕更章 一節

此章言受教貴誠一有所挾便先有私意橫據於中而不能入矣公都子看得滕更在門以介弟而肯來學宜特加禮貌而不知凡有所挾皆所不答非獨待滕更爲然滕更有二亦不必顯說挾貴挾賢只是心不虛總是一樣

孟子曰於不可章 一節

此章據雲峰胡氏謂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者是過用其心之弊然其病二者皆在第一句亦皆從心上來凡處事

待人以至爲學莫不有箇當然之理若於事所不得不爲者而能
已之便是箇怠心人故無所不已於人之必當厚者而能薄之便
是箇忍心人故無所不薄至於爲學必勿忘勿助循序漸進自然
有得若其進過銳便是箇躁心人豈能持久故總註云三者之弊
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章

此章是理一而分殊最精之辨不但論推恩有等只看物字民字
親字便見得異類同類同氣其分不同而愛物愛字是以不暴殄
爲愛與仁民之愛不同仁民仁字是以仁之用爲仁與親親之仁
不同便見得其施不能無差等此其輕重厚薄之序用不得一分

鶻突顛倒說箇萬物一體爲理一也故楊氏曰其分不同故其施
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唯君子知愛之而弗仁則自
有用其仁者在矣知仁之而弗親則自有用其親者在矣此所以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若墨氏之愛無差等梁武之祭不用
義牲其於親民物三字先辨之不明遂致混於所施此異學差謬
尤在分殊處故孟子辨之

孟子曰知者章 二節

此章是以知仁論治道知者仁者指理言非指人言急當務急親
賢止所以成其無不知無不愛故集註云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
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治而其爲仁

也溥矣非謂先務親賢之外遂無所事也只看堯舜之知堯舜之仁未嘗徧物而事無不治未嘗徧愛而恩無不治則信乎在急先務急親賢也下節又引箇不知務之証以喻知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察所不當察問所不當問猶之雖欲徧物徧愛總是不知務而已

孟子曰不仁哉章二節

此章是借梁惠王做箇不仁之戒首節且虛說次節方指出惠王不仁者四句不平以仁形起不仁蓋仁者發源是愛推之自無不愛此天理充滿之勢不仁者發源是不愛自不暇顧其所愛是人欲自賊之勢故次節問答單發明不仁者

孟子曰春秋章一節

此章意重尊王無義戰二字斷定了春秋所書諸侯兵爭之罪此是大斷案次節上伐下是義敵國不相爭故春秋所以無義戰此是斷案之律例彼善於此二句亦不重節取意正見得必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章二節

此章孟子特恐盡信書者執其辭而有害於義故直反書意言之非謂書真可無也書字泛指載事之辭首節便當照下文說第二節而已矣三字正申明不盡信之意第二節不信血流漂杵之辭又申明取二三策的意蓋恐執其辭而為後世不仁者藉口則不

四書章句
如識其義以明仁人無敵於天下也集註奉天伐暴之意屬初伐
紂時反政施仁之法屬既伐紂時此亦是程子發明孟子之意

孟子曰有人章 六節

此章只發明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意首一節相連說下言好仁便
無敵則善陳善戰豈非大罪第三節四節五節引湯武之事以為
好仁無敵之証作湯武兩段看末節即承湯武之事而以民情斷
之唯民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則天下無敵明矣曰焉用戰雖申
言無敵亦以明善陳善戰之人無所用之方與發論照應

孟子曰梓匠章

此章雖引喻教者而學者已在言表人之巧原不離規矩中然規

矩可傳而巧不可傳則須學者自能心悟

孟子曰舜之飯章

此章正所謂君子所性窮居不損大行不加分定故也故唯性之
之聖尤合下渾全一毫增減不得兩箇若字特形容舜之心體如
此在舜并不知有安貧賤輕富貴的見只是前後一樣與我沒相
干

孟子曰吾今章

此章全在吾今而後知五箇字為有所驗而致戒的意若論人心
則雖無報復之說亦當知殺人親之重祇因嗜殺人者難與言是
非故姑與言利害一間猶言此往彼來特換一手耳

孟子曰古之為章一節

此章特舉為關一件以見今之取民者盡失古人之意而猶託古法以為暴只看將以二字正是立法行法不同處

孟子曰身不行章

此章妻子二字特舉最近而易行者以例其餘照集註道以行言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以事言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於利章

此章上句是興起下句下句周字便當與上句意對照利不足者無以處凶年德不足者無以處邪世故周字須兼道明德立二意必平素窮理無不到處則事事無所疑惑故不能亂其明平素養

氣無不到處則事事無所恐懼故不能亂其守方是一槩積之厚則用有餘的意若人之德積之不厚徒執一端之說為異議所搖便不能應之不窮矣邪世與亂世有別亂世以政言邪世以道言

孟子曰好名章

此章只依集註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便正反了然此即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之說

孟子曰不信章

此章照南軒張氏及朱子內註俱以三段作三平看故尹氏以仁賢為本置之圈外國之所恃以正君庇民者仁賢也然富強之臣

君所易信而往往不信仁賢不信則雖有若無故其國空虛國之所恃以辨上下者禮義也無禮以品節之無義以裁制之何以定民志則上下亂矣國之所恃以綱舉目張者政事也政事雖不止是理財然按周禮以九職任萬民是生之有道九賦斂財賄是取之有度九式節財用是用之有節故集註兼三說以釋財用不足若尹說亦是端本之論存之

孟子曰不仁而得章

此章專為不仁而得國者遂妄冀得天下故分別斷之不是平論孟子時得國者已有之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故集註引鄒氏說直以秦事為斷

孟子曰民為貴章

四節

此章亦是孟子翻案文章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章相類若論其分則君為神人之主社稷次之而民為輕孟子特提民為貴三字為一篇主腦第二節用是故二字直貫下三節便俱是民為貴註脚世之言貴者自大夫而諸侯至天子極矣為天子必本之得乎丘民來則是民為貴也諸侯危社稷節雖言君輕於社稷亦為虐民者不能保社稷故改立其君不是滅國犧牲既成節雖言社稷次於民亦為不能為民禦災捍患故更置祀神之壇壇非更置其神節節是申明民為貴的意

孟子曰聖人百世章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一
此章專以伯夷之風柳下惠之風明夷惠為聖人與他章論聖人不同他章論聖人每就人心所同然特引聖人做箇樣子不重擡高聖人意此章先提一句以為唯聖人然後能為百世師也下文乃以夷惠實之間其風是聞其清與和興起是興起為廉立敦寬頑則不辨清濁與廉辨反懦則不能自守與有立志反薄則刻薄待人不能不忍去自處不能不隱賢與敦厚反鄙則量狹不能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與寬大反奮乎百世至若是乎二十五字做一句喝定奮字有自我特起意此正是聖人的本領非聖人而不能致百世興起若是乎此處語意已完而況句特帶言百世且然則當時可知原是贊聖人不重親炙之者

孟子曰仁也者章

此章作兩句相承說其文義雖是解釋仁與道二字然挑兩頭擔子却在一箇人字第一句先把仁字著落在人身上然後可接合而言之四字合而言之集註只說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方有率性之道不可倒轉來說仁是人之所具不是懸空有箇天命之性道是人之所循亦不是懸空有箇率性之道無仁則所率何物無人則誰實率之唯以人載仁而後道之在心者由明善必及誠身亦唯以人行仁而後道之在我者有成已所以成物插一人字在性道中間正是孟子不空言性空言道的意此亦發明性善至精處

孟子曰孔子去魯章

此章要從孟子口中斷出道字道者天理之當然可久可速無不恰好處此之謂聖之時所願學者此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章

此章見得陳蔡之厄既無上下之交而懷資不足則絕糧應爾所謂君子固有窮時在當時原無怨尤在後人亦無用感慨不必說到陳蔡大夫發徒圍之史記亦不足信

貉稽曰章三節

此章言爲士者顧自處何如不妨爲衆口所訕理字如分理清理之理猶云不能抱白於衆口故孟子先慰其愛讒畏譏之心曰無

傷也而以士之爲士爲斷憎字依註作增字解增茲多口正所謂大不理於口也未節引詩本言衛之仁人却以孔子當之本言大王却以文王當之可見古人之言人人移得動則古人之事人人做得來豈可見之不廣乎此又爲士字推廣地步以見不理於口者固無傷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章

此言凡有治人之責者皆然昭昭照集註指自昭明德說昏昏反是

孟子謂高子章

此章正意在末句方說出大約高子平昔學於孟子之門其理義

之心亦有開發處只是不能時時存養以致間斷玩末句今字可見山徑之蹊僅容人行處尚未成路所爭在用與不用而尤重介然為間四字介然用之而遂成路是比良心發而天理明為間不用而依舊茅塞是比物欲蔽而天理暗成路不難茅塞亦易跌重茅塞一邊則字甚緊甚危

高子曰禹之聲章 二節

此章因高子淺論樂孟子亦不與深言但就其所言者解之曰是奚足哉謂追蠡何足以知樂如城門之轍迹深者非一車兩馬之力由日久故車多所致則禹之鐘紐所以敝者亦日久之故何足以論樂通篇但與辨追蠡不與辨樂

齊饑章 一節

此章見君子處事可否自有箇心之制此正於國人皆以為發棠時見箇惟義所在天下之為馮婦者大都為眾皆悅之誤耳兩箇眾字照應笑是笑不知止非以為善不卒

孟子曰口之於味章 一節

此章示人以性命之辨各就其重處言之兩節性命兩字依蒙引說上節性字專指氣質言是嗜欲之性皆人所認為性而實縱其欲者上節命字合理與數言性也有命蓋謂數有默定而理亦難越不可謂我性所固然不能如其願則必求遂之能如其願又將縱之也故曰不謂性是伸命而抑性下節命字專指氣質言氣有二

義所稟有厚薄清濁是氣質之氣而遭逢亦有厚薄脩短是氣數之氣皆人所委之於天而不復致力者下節性字專指理言是本然之性命也有性蓋謂所稟雖有厚薄然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去其薄卽所值君父等或有薄處亦當致其厚以感動之皆可反之於厚也故曰不謂命是仰性而抑命蓋君子之學本是性命合一但有重在命者君子不謂性有重在性者君子不謂命是就世人論性命之偏處正之

孟子曰浩生不害章

九節

此章雖並提善人信人說起却以善字爲本體資稟是箇善人而善非虛假故又說信人信便兼學力要合兩等相連說來方合

之中三字非平對可欲是別人以爲可愛也此善字猶所謂懿德是人情無不好之者故曰可欲之謂善然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則質美而未學者有之或其知及之而向往焉則能擇善而未能固執者有之故必其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已而後謂之信人信是大學誠意地位故集註亦引如惡惡如好色爲言凡學者得力處全在這一截由是而充實是向內說入必力行其善至於無欠缺無一毫不善夾雜在內方是充滿其量蓄積誠實故註云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由是而光輝是向外說出善旣積中自然發外故註云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德業至盛而不可加也自此以下而字轉語尤重在上截則所謂足於此而通於彼也聖字脫不得

大字但大而未化則施於四體者尚有矜持猶未到不言而喻發於事業者尚有造作猶未到無爲而成故必須大而化方謂之聖神字脫不得聖字但學問到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時候方謂之神畢竟更上一層故曰四之下也化與不可知不同化主自家說故集註曰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不可知者自人而言故註云人所不能測也不能測者大也是這件小也是這件故曰神無方中下兩字正要他足於此而通於彼

孟子曰逃墨章 一節

此章特開引正異端一法須玩集註漸字久字新字凡人既厭務

外勢必歸近實及厭太簡勢必歸中正是其反正之漸也兩句要串到歸儒上故曰歸蓋從陷溺之久得此悔悟之新則斯受之外別無他說此而已矣二字釋了異端許多遲疑破了我儒許多執滯次節引喻說追咎其既往便與斯受之相反可見專爲今與楊墨辨者發此論

孟子曰有布縷章

三征名色固算做正供三箇有字見上有不得不取之民民有不得不供其上然君子立法行法之意則各以其時惟用一緩二民卽無望饒樂亦可保全軀命完聚其家人父子若末二句竟是鄭俠流民圖矣所以不可不緩此專言後世所以害民者徒執成法

而不知所以用之故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章

此章上寶字卽照下寶字爲義以諸侯寶之之意說惟寶其土地則知所以立國寶其人民則知所以愛民寶其政事則知所以治其政事故尹氏曰寶得其寶則安寶失其寶則危

益成括章

此爲專恃才者發小有才猶言畧有才非以小才對大道此大道亦特就仕者說不必深責以仁義忠信但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則殺其軀者正才足以殺之而已矣徐氏謂君子道其常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亦補得好

孟子之滕章

二節

此記之滕一事是說君子所遇之窮見疑於人者到底不釋如明夷卦初爻辭所謂主人有言一般不是取或人之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是說來滕與下文來字不同苟以是心至是說以向道之心而來故斯受之而已矣則原是疑從者的話

孟子曰人皆有所章

四節

此章言人皆有仁義必要充其心以滿其量首節達字是從本心所不忍所不爲原來處達起無稍壅遏又從本心之量達到底無稍欠缺與次節充字一樣看若分達爲推之始充爲推之終則兩

箇字俱無完義了故第二節承上文只是一意但指出箇無欲害人無穿踰之心來使人知所以達之耳能充則能達矣第三節單就無穿踰之心充到辭受又直充到無受爾汝之實實字與無穿踰之心心字俱指羞惡之心言不指事言故集註云有慙忿而不肯受之之實只要人能卽此而推之於此能充於彼亦能充則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節又特舉語默爲例其事隱微更有甚於前者是直把心上畧有不光明處俱要打掃得乾淨然後爲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一節密一節故集註云又推無穿踰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玩悉去之三字正是省察克治兩件工夫不容一毫自欺處故以士言之不比未學之人有能充不能充也前兩節

仁義並提後兩節竟申明充無穿踰之心蓋總是一箇皆有的心把一件直窮到底便件件曉暢此正是大文章包羅處非偏指

孟子曰言近章三節

此章是正天下之言與道言是君子教人之事道是君子治天下之事前節先斷定了善言善道而後以君子之言君子之守証之末節單提箇不守約而務博施者以見人之不能學君子皆因有此通病只看末節文義則知前兩節四箇而字是說指遠施博卽在言近守約中重近約邊蓋以上截連下截也不必如紹聞編作四字互說所求於人者重謂專務治人所以自任者輕謂畧於治已故與守約而施博者相反雙起單收孟子文每有之

孟子曰堯舜性者章 三節

此章是論堯舜湯武之為聖人不同與前堯舜性之章有別性之身之之字指道言性者者字指人言言堯舜是不假脩為聖人之至也反之之字即承上文性字言湯武是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動容周旋一節是發明性者之德不是說堯舜如哭歔三段不像說堯舜的說話君子行法節亦但發明反之之事蒙引動容以容貌言周旋以動履言盛德句是總包唯其盛德之至故細微曲折無不中禮則其大者可知下三段集註云三者亦皆自然然而玩亦皆二字是說動容周旋中禮固皆自然而然而三者亦皆自然而哀自然不同自然必信皆聖人之事不是以三者方見

得動容周旋中禮也蓋聖人相傳只是一箇性性即理也理之自然謂之禮理之當然謂之法君子盡其在我絕無計較趨避之心正是純心行法處玩而已矣二字亦非有所為而為與上節非為生三段相似但性之之德是得於天者自然而然而非有意為之故曰中禮反之之事是脩為於人者當然而然非有所為而為故曰行法唯性反不同故聖人之於天道亦有不同

孟子曰說大人章 二節

此章層層發明但主說大人言之首節勿視句方發明得藐之意堂高二段方發明得巍巍然意在彼在我兩句方發明得我弗為意畏字與藐字反曰吾何畏彼即根上兩句見得在彼原無吾畏

處在我亦無畏彼處所以說大人則藐之非徒狎大人也制字集
註以古聖賢之法釋之凡天理當然處卽是法故在貧賤則貧賤
不能移在富貴則富貴不能淫不能移不能淫便有箇一定限制
確然可守此亦不外我以吾仁我以吾義之說故存疑謂居廣居
立正位行大道非仁無爲非禮無行便是古聖賢之法非仁無爲
二句尤得皆我所弗爲意

孟子曰養心章

此章從理欲爭勝處斷出箇養心之法養心二字兼省察克治工
夫直到欲淨理純由寡欲以至於無欲方是佳處故其始也當從
人心道心辨其孰爲心孰爲欲不可誤認理義之心爲欲亦不可

誤認嗜欲之心爲心此省察工夫也於是卽從其欲所起處便覺
得早斬斷得快若待其根深則難拔矣此克治工夫也蓋欲莫多
於內之潛滋暗長生於心者卽以害心又莫多於外之紛紜反覆
交於心者卽以引心那件多這件便少必使欲之數日少則心之
數日多而欲不能勝心矣此易所謂損先難而後易也

曾皙嗜羊棗章 二節

此章重不忍二字人子如生如存一點念頭終身不解故觸物便
動此自從思其所嗜來若把羊棗與膾炙較量孰美則就物上說
不在心上說脫了羊棗所獨的意便脫了不忍的意矣諱名不諱
姓作親名說亦是心上不忍提起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章 十三節

此章以中道二字爲主中道卽堯舜之道卽末節經字中道之絕續辨於人之真僞狂狷與鄉原一真一僞正是邪正消長對頭故孔子思狂狷正思他進於中道惡鄉原正惡他亂了中道通章共十三節作三截看前七節是答問孔子所以思狂狷之意第八節至第十一節是答問孔子所以惡鄉原之意末節孟子乃以已意斷之反經是正人心的根本

第一節萬章但問狂士狂則必簡故集註云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望太高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此在孔子口中已包含其志嚶嚶行不掩焉的意了因萬章不察而復問故後面又發明之

第二節引孔子之言本兼狂狷孟子答萬章問意則其次專指狂者故下文兩問兩答俱言狂至第七節方說狷

第三節四節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是問魯士中如何人可謂狂故孟子亦但以其人答之未徵其事

第五節何以謂之狂也萬章乃問狂者爲人之實故孟子謂狂者只是一箇志大其志二字略讀唯其志大故嚶嚶然其言亦大及平平考其所行却不能掩其所言據白文但以行字與志字對言字是集註補出此所謂進取不忘其初也

第七節因上文必也狂狷之思并解思狷之意狷者只是一箇有守故其心以不善爲不潔而不屑爲之是又中行之次也

第八節九節因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鄉原爲人之實孟子卽以鄉原之爲人揣摩鄉原的說話何以是嚶嚶一段是譏狂者其志太高行何爲踽踽一段是譏狃者其守太拘生斯世也一段是鄉原自言其志闒然媚於世二句是孟子斷語闒然是收斂閉藏不敢發一忤人之辭不敢行一戾俗之事以求悅於衆心上照生斯世三句下照非之無舉一節正曲盡闒然媚於世情狀

第十節十一節十二節萬章又以無所往而不爲原人致疑於德之賊之說而不知所謂德之賊者正在此非之二句是處已善於彌縫同流二句是待人善於迎合非之無舉是欲概舉其不善而不可得刺之無刺是欲細刺其不善而亦不可得刺之甚於非之

汙世廣於流俗而其所以善彌縫善迎合者則在存心本非忠信却居之似忠信制行本非廉潔却行之似廉潔此節重在此二句卽下文所謂似是而非者唯此兩件做得爛熟連自家亦居之不疑堅不可破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非德之賊而何忠信廉潔卽是下文德字似字卽是亂字使人莫辨其真僞曰亂故與凡似而非者同類佞者能言兼有才智妝點得合於事理故曰亂義利口者只是應對便利巧言不實似乎由中而發故曰亂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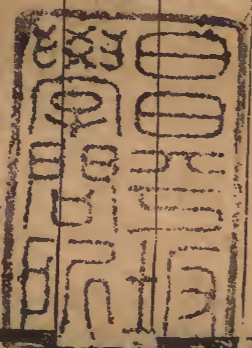
末節正爲鄉原之屬拔本塞源之計君子兼德位言反經兼躬行教化言就君子身上說庶民興方是人之化之蒙引謂端化源脩治法於以一天下之道德同天下之風俗則非兼德位不能也邪

說中於人心曰邪慝常道既明人心自正邪慝自無由作矣

孟子曰由堯舜章 四節

此章是孟子自序重見知一邊只看末節則亦二字明明是串下語故蒙引之說如此雖朱子總註及許白雲小註概照若字作平列然據孟子語意則依蒙引說為是蓋千聖相傳只是一箇知字由前言之必待有聞而知者而道於是乎有屬由後言之必先有見而知者而道於是乎可傳故孟子說無有見知則亦無有聞知此乃自任見知以明守先待後意也若論道在天地間豈盡限定五百年方生一箇聞知即見知亦不必限定前此只是一人後此只是一箇孟子把從前唐虞三代諸賢與孔門顏曾子思等多人

俱置格外即如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人字及予私淑諸人人字可見道之相傳原未嘗或絕但要箇擔當的人挑前後擔子耳



四書斷卷之二十一終

四書斷

卷之二十一 孟子

